

宋史卷三二八
列传第八七

李清臣 安焘 张璪
蒲宗孟 黄履 蔡挺 兄抗
王韶 子厚 案 薛向 子嗣昌 章粦

李清臣字邦直，魏人也。七岁知读书，日数千言，暂经目辄诵，稍能戏为文章。客有从京师来者，与其兄谈佛寺火，清臣从傍应曰：“此所谓灾也，或者其蠢民已甚，天固儆之邪？”因作《浮图灾解》。兄惊曰：“是必大吾门。”韩琦闻其名，以兄之子妻之。

举进士，调邢州司户参军、和川令。岁满，荐者逾十数，应得京官。适举将薛向有公事未竟，闕铨格，判铨张揆使自陈勿用。清臣曰：“人以家保己而已舍之，薄矣。愿待之。”揆离席曰：“君能如是，未可量也。”应材识兼茂科，欧阳修壮其文，以比苏轼。治平二年，试秘阁，考官韩维曰：“荀卿氏笔力也。”试文至中书，修迎语曰：“不置李清臣于第一，则谬矣。”启视如言。

时大雨霖，灾异数见，论者归咎濮议。及廷对，或谓曰：“宜以《五行传》‘简宗庙，水不润下’为证，必擢上第。”清臣曰：“此汉儒附会之说也，吾不之信。民间岂无疾痛可上者乎？”即条对言：“天地之大，譬如人一身，腹心肺腑有所攻塞，则五官为之不宁。民人生聚，天地之腹心肺腑也；日月星辰，天地之五官也。善止天地之异者，不止其异，止民之疾痛而已。”策入等，以秘书郎签书平江军判官，名

声籍甚。英宗知之，语王广渊曰：“韩琦固忠臣，但避嫌太审。如李清臣者，公议皆谓可和，顾以亲抑之可乎？”既而诏举馆阁，欧阳修荐之，得集贤校理、同知太常礼院。

从韩绛使陕西。庆卒乱，家属九指挥应诛，清臣请于绛，配隶为奴婢。绛坐贬，清臣亦通判海州。久之，还故官，出提点京东刑狱。齐、鲁盗贼为天下剧，设耳目方略，名捕且尽。作《韩琦行状》，神宗读之曰：“良史才也。”召为两朝国史编修官，撰《河渠》、《律历》、《选举》诸志，文直事详，人以为不减《史》、《汉》。同修起居注，进知制诰、翰林学士。元丰新官制，拜吏部尚书。清臣官右正言，当易承议阶，帝曰：“安有尚书而犹承议郎者？”乃授朝奉大夫。六年，拜尚书右丞。哲宗即位，转左丞。

时熙、丰法度，一切厘正，清臣固争之，罢为资政殿学士、知河阳，徙河南、永兴。召为吏部尚书，给事中姚勔驳之，改知真定府。班行有王宗正者，致憾于故帅，使其妻诣使者，告前后馈饷过制，囚系数百人。清臣至，立奏解其狱，而窜宗正。帝亲政，拜中书侍郎，勔复驳之，不听。

绍圣元年，廷试进士，清臣发策曰：“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，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，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，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，驰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。夫可则因，否则革，惟当之为贵，圣人亦何有必焉。”主意皆绌元祐之政，策士悟其指，于是绍述之论大兴，国是遂变。

范纯仁去位，清臣独颺中书，亟复青苗、免役法，除诸路提举官。觊为相，顾苏辙轧己，乃搥辙尝以汉武比先帝激上怒，辙罢。时召章惇未至，清臣心益觊之。已而惇入相，复与为异，惇既逐诸臣，并籍文彦博、吕公著以下三十人，将悉窜岭表。清臣曰：“更先帝法度，不为无过，然皆累朝元老，若从惇言，必大骇物听。”帝曰：“是岂无中道耶？合揭榜朝堂，置余人不问。”鄜延亡金明寨，主将张兴战没，惇怒，议尽戮全军四千人。清臣曰：“将死亦多端，或先登争利，或轻身入敌。今悉诛吏士，异时亡将必举军降虏矣。”于是但诛牙兵

十六辈。

上幸楚王第，有狂妇人遮道叫呼，告清臣谋反，属吏捕治，本澶州娼而为清臣姑子田氏外妇者。清臣不能引去，用御史言，以大学士知河南，寻落职知真定府。

初，蔡确子渭上书诉父冤，廷奇潛以危刘摯等，清臣心知其诬，弗之省，坐夺学士。徽宗立，入为门下侍郎。仆射韩忠颜与之有连，惟其言是听，出范纯礼、张舜民，不使吕希纯、刘安世入朝，皆其谋也。寻为曾布所陷，出知大名府而卒，年七十一。赠金紫光禄大夫。

清臣蚤以词藻受知神宗，建大理寺，筑都城，皆命作记，简重宏放，文体各成一家。为人宽洪，不忤害。尝为舒亶所劾，及在尚书，亶以脏抵罪，独申救之，曰：“亶信亡状，然谓之脏则不可。”再为姚勳所驳，当绍圣议贬，或激使甘心，汪臣为之言曰：“勳以职事，所见或不同，岂应以臣故而加重？”帝悟，薄勳罪。起身穷约，以俭自持，至富贵不改。居官奉法，毋敢挠以私。然志在利禄，不公于谋国，一意欲取宰相，故操持悖谬，竟不如愿以死。后朝议以复孟后罪，追贬武安军节度副使，再贬雷州司户参军。

安焘字厚卿，开封人。幼警悟。年十一，从学里中，羞与群儿伍，闻有老先生聚徒，往师之。先生曰：“汝方为诵数之学，未可从吾游，当群试省题一诗，中选乃置汝。”焘无难色。诗成，出诸生上，由是知名。

登第，调蔡州观察推官，至太常丞、主管大名府路机宜文字。用欧阳修荐，为秘阁校理、判吏部南曹，荆湖北路转运判官、提点刑狱兼常平、农田水利、差役事。时方兴新法，奉行之吏，或迎合求进。司农符檄日夜下，如免役增宽剩，造簿供手实，青苗责保任，追胥苛切，其类旁午。焘平心奉法，列其泰甚于朝。移使京东路，过阙入见，神宗伟其仪观，留检正中书孔目房、修起居注。

元丰初，高丽新通使，假焘左谏议大夫往报之。高丽迎劳，馆饩加契丹礼数等，使近臣言：“王遇使者甚敬，出诚心，非若奉契丹苟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免边患而已。”焘笑答曰：“尊中华，事大国，礼一也，特以罕至有加尔。朝廷与辽国通好久，岂复于此较厚薄哉！”使还，帝以为知礼，即授所假官，兼直学士院。

知审刑院，决剖滞讼五百余案。因言：“每蔽狱上省，轻重有疑，则必致驳，势既不敌，故法官顾避稽停，请自今以疑狱献者，皆得轻论。”从之。求知陈州，还，为龙图阁直学士、判军器监。

命馆辽使。方宴近郊，使者不令其徒分坐庑下，力争之，使无以夺。至肆仪将见，又不使缀行分班，使者入，余皆坐门外，焘请令门见而出，众始愧悔。逮辞日，悉如仪。或谓细故无足较，焘曰：“契丹喜尝试人，其渐不可长也。”俄权三司使，改户部尚书。六年，同知枢密院。

夏人款塞，乞还侵疆。焘言：“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，然羌情无厌，当使知吾宥有过而息兵，不应示以厌兵之意。”哲宗立，复仍前议，二府遂欲并弃熙河。焘固争之，曰：“自灵武而东，皆中国故地。先帝有此武功，今无故弃之，岂不取轻于外夷？”于是但以葭芦等四寨归之。

蔡确辈更用事，焘循循其间，不能有所建明。元祐二年，进知院事。时复洮、河，擒鬼章青宜结，二边少清，而并塞犹苦寇掠。焘言：“为国者不可好用兵，亦不可畏用兵，好则疲民，畏则遗患。今朝廷每戒疆吏，非举国入寇毋得应之，则固畏用兵矣。虽仅保障戍，实堕其计中，愿复讲攻扰之策。且乾顺幼竖，梁氏擅权，族党酋渠多反侧顾望。若有以离间之，未必不回戈而复怨，此一奇也。”其后夏人自相携贰，使来修贡，悉如焘策。

宣仁太后患国用不足，颇裁冗费，宗室奉亦在议中。焘谏曰：“陛下虽痛抑外家，以示至公，然此举不可不深思而熟计。”太后悟，遂止。

大河北流，宰相主水官议，必欲回之东注。焘以河流入涿淀，久必淤浅，恐河朔无以御敌，遂上言曰：“自小吴未决之前，河虽屡徙，而尽在中国，故京师得以为北限。今决而西，则河尾益北，如此不

已，将南岸遂属敌界。彼若建桥梁，守以州郡，窥兵河外，可为寒心。今水官之议，不过论地形，较功费；而献纳之臣，不考利害轻重，徒便于治河，而以设险为缓，非至计也。”帝虽然之，而回河之议纷起，东北萧然烦费，功亦不就。

三年，同列皆序迁，且新用执政，焘独如初。诏增其两秩，焘恳辞曰：“是虽有故事，窃意以一时同列超升之故，特用是以慰安其心尔。今日愿自臣革之，使朝廷不为姑息，而大臣稍敦廉耻之风，庶或有补。”竟不受。以母忧去，卒丧，拜观文殿学士、知郑州，徙颍昌及河南府，入为门下侍郎。

宣仁之丧，宗室既为三年服，才越岁，章惇拜相，欲革为期。焘争之曰：“上以先后保佑之久，追崇如恐不尽，兹用明道故实耳。遽改之，播诸天下，非佳声也。”乃止。焘与惇布衣交，觐其助己，焘不肯少下之。阳翟民盖渐有财讼，而与谏官来之邵交通，开封得其事。惇右之邵，欲薄其罪，焘不可；复欲并劾开封，焘又不可，遂与惇隙。明堂斋祠，为仪仗使，后官有绝驰道穿仗而过者，焘方举劾，谏官常安民又言，教坊不当于相国寺作乐。帝怒，欲逐安民，焘为救释。惇遂譖其相表里，出知郑州，徙大名。

父日华，本三班院吏，以焘恩封光禄大夫，至是卒，年九十余。焘免丧，徽宗立，复知枢密院。旧制，内侍出使，以所得旨言于院，审实乃得行。后多辄去，焘请按治之。都知阎守勳领他职，祈罢不以告，亦劾之，帝敕守勳诣焘谢。郝随得罪，或揣上意且起用，欲援焘为阶，亦争之。

以老避位，帝将宠以观文殿大学士，有间之者曰：“是宰相恩典也。”但以学士知河南。将行，上疏曰：“自绍圣、元符以来，用事之臣，持绍述之名，逛惑君父，上则固宠位而快恩仇，下则希进用而肆朋附。彼自为谋则善矣，未尝有毫发为公家计者也。夫听言之道，必以其事观之。臣不敢高谈远引，独以神考之事切于今者为证。熙宁、元丰之间，中外府库，以不充衍，小邑所积钱米，亦不减二十万。绍圣以还，倾竭以供边费，使军无见粮，吏无月俸，公私虚耗，未有

甚于此时，而反谓绍述，岂不为厚诬哉！愿陛下监之，勿使饰偏辞而为身谋者复得行其说。”又言：“东京党祸已萌，愿戒履霜之渐。”语尤激切。

初，建青唐邈川为湟州，戍守困于供亿。焘在枢府，因议者以为可弃，奏还之。崇宁元年议其罪，降端明殿学士，再贬宁国军节度副使，汉阳军安置。湟州复，又降祁州团练副使。鄱州之复，又移建昌军，然弃鄱州时，焘居忧不预也，终不敢自明。阅再岁，始复通议大夫，还洛卒，年七十五。后五岁，悉还其官职。

子扶，靖康时为给事中。金人入京师，责取金帛，扶与梅执礼、陈知质、程振皆见杀。

张璪初名璪，字遂明，滁州全椒人，洎之孙也。早孤，鞠于兄环，欲任以官，辞不就。未冠登第，历凤翔法曹、缙云令。

王安石与环善，既得政，将用之，而环已老，乃引璪同编修中书条例，授集贤校理、知谏院、直舍人院。杨绘、刘摯论助役，安石使璪为文诂之，辞，曾布请为之，由是忤安石意。神宗欲命璪知制诰，安石荐用布，以璪同修起居注。自县令至是，才岁余。坐奏事不实，解三职，已而复之。

时建议武学，璪言：“古之太学，舞干习射，受成献功，莫不在焉。文武之才，皆自此出，未闻偏习其一者也。请无问文武之士，一养于太学。”朝廷既复河、陇，欲因势戡定夔、蜀、荆、广诸夷，璪言：“先王务治中国而已。今生财未尽有道，用财未尽有礼，不宜遽及狙征之事。”皆不听，以集贤殿修撰知蔡州，复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。

卢乘行盐法于东南，操持峻急，一人抵禁，数家为黥徙，且破产以偿告捕，二年中犯者万人。璪条列其状。又言：“行役法以来，最下户亦每岁纳钱，乞度宽羨数均损之，以惠贫弱。”后皆施行。

郑侠事起，璪媚吕惠卿，劾冯京与侠交通有迹，深其辞，致京等于罪。判司农寺，出知河阳，元丰初，入权度支副使，遂知制诰、知谏

院。判国子监，荐蔡卞可为直讲。建增博士弟子员，月书、季考、岁校，以行艺次升，略仿《周官》乡比之法，立斋舍八十二。学官之盛，近代莫比，其议多自璪发之。

苏轼下台狱，璪与李定杂治，谋傅致轼于死，卒不克。详定郊庙奉祀礼文，议者多以国朝未尝躬行方泽之礼为非正，诏议更制。璪请于夏至之日，备礼容乐舞，以冢宰摄事。帝曰：“在今所宜，无以易此。”卒行其说。为翰林学士，详定官制，以寄禄二十四阶易前日省，寺虚名，而职事名始正。

四年，拜参知政事，改中书侍郎。哲宗立，谏官、御史合攻之，谓：“璪奸邪便佞，善窥主意，随势所在而依附之，往往以危机陷人。深交舒亶，数起大狱，天下共知其为大奸。小人而在高位，德之贼也。”疏入，皆不报。最后，刘摯言：“璪初奉安石，旋附惠卿，随王珪，党章惇，谄蔡确，数人之性不同，而能探情变节，左右从顺，各得其欢心，今过恶既章，不可不速去。”如是逾岁，乃以资政殿学士知郑州，徙河南、定州、大名府，进大学士，知扬州以卒。赠右银青光禄大夫，谥曰简翼。

蒲宗孟字传正，闽州新井人。第进士，调夔州观察推官。治平中，水灾地震，宗孟上书，扩大臣及宫禁、宦寺。熙宁元年，改著作佐郎。神宗见其名，曰：“是尝言水灾地震者邪！”召试学士院，以为馆阁校勘、检正中书户房兼修条例，进集贤校理。

时三司新置提举帐司官，禄丰地要，人人欲得之。执政上其员，帝命与宗孟。命察访荆湖两路，奏罢辰、沅役钱及湖南丁赋，远人赖之。吕惠卿制手实法，然犹许灾伤五分以上不预。宗孟言：“民以手实上其家之物产而官为注籍，以正百年无用不明之版图而均齐其力役，天下良法也。然灾伤五分不预焉。臣以为使民自供，初无所扰，何待丰岁？愿诏有司，勿以丰凶弛张其法。”从之，民于是益病矣。

俄同修起居注、直舍人院、知制诰，帝又称其有史才，命同修两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朝国史，为翰林学士兼侍读。旧制，学士唯服金带，宗孟入谢，帝曰：“学士职清地近，非他官比，而官仪未宠。”乃加佩鱼，遂著为令。枢密都承旨张诚一预书局事，颇肆横，挟中旨以胁同列。宗孟持其语质帝前，皆非是，因叩头白其奸。帝察其不阿，欲大用，拜尚书左丞。

帝尝语辅臣，有无人才之叹，宗孟率尔对曰：“人才半为司马光邪说所坏。”帝不语，直视久之，曰：“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邪！未论别事，只辞枢密一节，朕自即位以来，唯见此一人；他人，则虽迫之使去，亦不肯矣。”宗孟惭惧，至无以为容。仅一岁，御史论其荒于酒色及缮治府舍过制，罢知汝州。逾年，加资政殿学士，徙亳、杭、鄂三州。

郟介梁山泺，素多盗，宗孟痛治之，虽小偷微罪，亦断其足筋，盗虽为衰止，而所杀亦不可胜计矣。方徙河中，御史以惨酷劾，夺职知虢州。明年，复知河中，还其职。帅永兴，移大名。宗孟厌苦易地，颇默默不乐，复求河中。卒，年六十六。

宗孟趣尚严整而性侈汰，藏帑丰，每旦刲羊十、豕十，然烛三百入郡舍。或请损之，愠曰：“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饥邪？”常日盥洁，有小洗面、大洗面、小濯足、大濯足、小大澡浴之别。每用婢子数人，一浴至汤五斛。他奉养率称是。尝以书抵苏轼云：“晚年学道有所得。”轼答之曰：“闻所得甚高，然有二事相劝：一曰慈，二曰俭也。”盖针其失云。

黄履字安中，邵武人。少游太学，举进士，调南京法曹，又为高密、广平王二宫教授、馆阁校勘、同知礼院。擢监察御史里行，辞御史，改崇政殿说书兼知谏院。

神宗尝询天地合祭是非，对曰：“国朝之制，冬至祭天圆丘，夏至祭地方泽，每岁行之，皆合于古。犹以有司摄事未足以尽，于是三岁一郊而亲行之，所谓因时制宜者也，虽施之方今，为不可易。惟合祭之非，在所当正。然今日礼文之失，非独此也，愿敕有司正群祀，为一代损益之制。”诏置局详定，命履董之，北郊之议遂定。同修起

居注，进知制诰、同修国史。遭母忧去，服除，以礼部尚书召。

时闽中患苦盐法，献言者众，神宗谓履自闽来，恃以为决。履乃陈法甚便，遂不复革，乡论鄙之。迁御史中丞。履以大臣多因细故罚金，遂言：“贾谊有云：‘遇之以礼，则群臣自喜。’群臣且然，况大臣乎？使罪在可议，黜之可也；可恕，释之可也，岂可罚以示辱哉！”时又制侍郎以下不许独对，履言：“陛下博访万务，虽远外微官，犹令独对，顾于侍从乃弗得愿也。”遂刊其制。御史翟思言事，有旨诘所自来。履谏曰：“御史以言为职，非有所闻，则无以言。今乃究其自来，则人将惩之，台谏不复有闻矣，恐失开言路之意。”事乃寝。

哲宗即位，徙为翰林学士。履素与蔡确、章惇、邢恕相交结，每确、惇有所嫌恶，则使恕道风旨于履，履即排击之。至是，更自谓有定策功。刘安世发其罪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知越州，坐举御史不当，降天章阁待制。历舒、洪、苏、鄂、青州，江宁、应天、颍昌府。绍圣初，复龙图阁直学士，为御史中丞。极论吕大防、刘摯、梁燾垂帘时事，乞正典刑；又言司马光变更先朝已行之法为罪。

先是，北郊之论虽定，犹不果行，履又建言：“阳复阴消，各因其时。上圆下方，各顺其体。是以圣人因天祀天，因地祀地，三代至汉，其仪不易。及王莽谄事元后，遂躋地位，同席共牢，历世袭行，不能全革。逮神宗考古揆今，以正大典，尝有意于兹矣。今承先志，当在陛下及二三执政。”哲宗询诸朝，章惇以为北郊止可谓之社。履曰：“天子祭天地。盖郊者交于神明之义，所以天地皆称郊。故《诗序》云‘郊祀天地’。若夫社者，土之神而已，岂有祭大祇亦谓之社乎？”哲宗可之，遂定郊议。拜尚书右丞。

会正言邹浩以言事贬新州，履曰：“浩以亲被拔擢之故，敢犯颜纳忠，陛下遽斥之死地，人臣将视以为戒，谁复敢为陛下论得失乎？乞徙善地。”坐罢知亳州。徽宗立，召为资政殿学士兼侍读，复拜右丞。未逾年，求去，加大学士、提举中太一宫，卒。

论曰：哲宗亲政之初，见虑未定，范、吕诸贤在廷，左右弼谟，俾

日迹忠说，疏绝回遁，以端其志向，元祐之治业，庶可守也。清臣枯才躁进，阴觊柄用，首发绍述之说，以隙国是，群奸洞之，冲决莫障，重为荐绅之祸焉。至于兴大狱以倾冯京、苏轼者，璩也；助成手实之法，以坏人材、澜司马光者，宗孟也；许垂帘之事，击吕大防、刘摯等去之者，履也。清臣真小人之靡，三子抑其亚乎。焘论议识趣，有可称述，虽立朝无附，而依违蔡确、章惇，无所匡建，非大臣之道也。

蔡挺字子政，宋城人。第进士，调虔州推官。秩满，以父希言当官蜀，乞代行，遂授陵州团练推官。王尧臣安抚陕西，辟管勾文字。富弼使辽，奏挺从，至雄州，誓书有所更易，遣挺还白。仁宗欲知契丹事，召对便殿，挺时有父丧，听以衫帽入。

范仲淹宣抚陕西、河东，奏挺通泾州，徙鄜州。河北多盗，精择诸郡守，以挺知博州。申饬属县严保伍，得居停奸盗者数人，驰其宿负，补为吏，使之察警。盗每发辄得。均博平、聊城二县税，岁衍钜万。三司下其法于四方，然大抵增赋也。

为开封府推官、提点府界公事。部修六漯河，用李仲昌议，塞北流，入于六漯。一夕复决，兵夫芟撻漂溺不可计。降知滁州，言者以为轻，乃贬秩停官。

越数岁，稍起知南安军，提点江西刑狱，提举虔州盐。自大庾岭下南至广，驿路荒远，室庐稀疏，往来无所庇。挺兄抗时为广东转运使，乃相与谋，课民植松夹道，以休行者。江、闽盐贼率千百为州县害，挺谕所部与期，使首纳器甲，原其罪，得兵械万计。官盐恶而价贵，盗盐善而价且下，故私贩日滋。挺简僚吏至淮转新盐，明殿赏，以官数之余畀之，于是贼党破散，宿弊遂绝，岁增卖盐四十万。

改陕西转运副使，进直龙图阁、知庆州，因上书论攻守大计。夏人大入，挺尽敛边户入保，戒诸寨无出战。谅祚亲帅军数万攻大顺，挺料城坚不可破，而柔远城恶，亟遣总管张玉将锐师守之。先布铁蒺藜大顺城旁水中，骑渡水多蹶，惊言有神。过三日不克，谅祚督帐下决战，挺伏强弩壕外，飞矢贯其铠，遂引却。移寇柔远，玉夜斫营，

夏人惊扰溃去。环州熟羌思顺举族投谅祚，倚为向导。挺宣言思顺且复来，命葺其旧舍，出兵西为迎候之举，谅祚果疑思顺，毒之死。挺筑城马练平为荔原堡，分属羌三千人守之。

神宗即位，加天章阁待制、知渭州。举籍禁兵悉还府，不使有隐占。建勤武堂，五日一训之，偏伍钲鼓之法甚备。储劲卒于行间，遇用奇，则别为一队。甲兵整习，常若寇至。又分义勇为伍，番三千人，参正兵防秋与春，以八月、正月集，四十五日而罢，岁省粟帛、钱犒十三万有奇。括并边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顷，募人佃种，以益边储。取边民闾市蕃部田八千顷，以给弓箭手。又筑城定戎军为熙宁寨，开地二千顷，募卒三千人耕守之。

谍告夏人集胡庐河，挺出奇兵迎击之。夏人溃，分诸将蹶而讨之，荡其七族。进右谏议大夫，赐金帛二千。夏人复犯诸寨，环庆兵不能御，挺遣张玉以万人往解其围。庆州军变，挺讨平之，进龙图阁直学士。广锐卒徙营，众惮迁，欲为乱，城中震扰，挺推斩首恶十九人，讫徙营。蕃部岁饥，以田质于弓箭手，过期辄没。挺为贷官钱，岁息什一，后遂推为蕃汉青苗、助役法。又自以意制渡河大索及兵械镰枪，皆获其用。

熙宁五年，拜枢密副使。帝问挺泾原训兵之法，召部将按于崇政殿，善之，下以为诸郡法。河州景思立战死，帝开天章阁访执政，挺请行。帝曰：“此小事，不足烦卿。河朔有警，卿当行矣。”契丹议云中地，挺请罢沿边戍人，示以无事，因乞置三十七将，皆行其策。

七年冬，奏事殿中，疾作而仆，帝亲临赐药，罢为资政殿学士、判南京留司御史台。元丰二年，薨，年六十六。赠工部尚书，谥曰敏肃。

挺谄而多知，人莫能窥其城府。初，为富弼、范仲淹客，颇泄其几事于吕夷简以自售。有谓久，郁郁不自聊，寓意词曲，有“玉关人老”之叹。中使至，则使优伶歌之，以达于禁掖。神宗愍焉，遂有枢密之拜云。

抗字子直。中进士，调太平州推官。闻父疾，委官去。稍迁睦亲宅讲书。英宗在宫邸，器重之，请于安懿王，愿得与游。每见，必有衣冠尽礼，义兼师友。再迁太常博士、通判秦州，为秘阁校理，乞知苏州。州并江湖，民田苦风潮害，抗筑长堤，自城属昆山，亘八十里，民得立墉塌，大以为利。

徙广东转运使。岑水铜冶废，官给虚券为市，久不偿。人无所取资，聚而私铸，抗尽给之，人得直以止。番禺岁运盐英、韶，道远，多侵窃杂恶。抗命十舸为一运，择摄官主之，岁终会其殿最，增十五万缗。

英宗立，召为三司判官。广部去京师远，不即至，帝见南来者必问之。及入对，谕曰：“卿乃吾故人，朕望于卿者厚，勿以常礼自疏也。”以史馆修撰同知谏院。方议安懿王典礼，抗引礼为人后之谊，指陈切至，涕泪被面，帝亦感泣。都城大水，抗请见，帝迎问之，抗推原变异，守前说以对。大臣畏其谏，列白为知制诰，迁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定州。帝惜其去，曰：“第行，且召矣。”

郡兵番戍，室家留营多不谨，夫归辄首原，抗下令悉按以法，戍者感焉。帝不豫，趣命为太子詹事，未至而神宗立，改枢密直学士、知秦州。过阙，帝见之，悲恻不自胜，曰：“先帝疾大渐，犹不忘卿。”遂赴镇。

秦有质院，质诸羌百余人，自少至老，肩系之，非死不出，抗皆纵释，约毋得擅相仇杀。已而有犯者，斩以徇，莫敢奸令。居数日，梦英宗召语，眷如平生，欲退复留。觉为家人言，感念歎歎。及灵驾发引之旦，东望号恸，见僚佐于便室，骤得疾卒，年六十。特赠礼部侍郎。又欲赐谥，吴奎曰：“抗以旧恩，自杂学士赠官，已逾常制。”遂止。

王韶字子纯，江州德安人。第进士，调新安主簿、建昌军司理参军。试制科不中，客游陕西，访采边事。

熙宁元年，诣阙上《平戎策》三篇，其略以为：“西夏可取。欲取

西夏，当先复河、湟，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。夏人比年攻青唐，不能克，万一克之，必并兵南向。大掠秦、渭之间，牧马于兰、会，断古渭境，尽服南山生羌，西筑武胜，遣兵时掠洮、河，则陇、蜀诸郡当尽惊扰，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？今唃氏子孙，唯董毡粗能自立，瞎征、欺巴温之徒，文法所及，各不过一二百里，其势岂能与西人抗哉！武威之南，至于洮、河、兰、鄯，皆故汉郡县，所谓湟中、浩亶、大小榆、袍罕，土地肥美，宜五种者在焉。幸今诸羌瓜分，莫相统一，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。诸种既服，唃氏敢不归？唃氏归则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。且唃氏子孙，瞎征差盛，为诸羌所畏，若招谕之，使居武胜或渭源城，使纠合宗党，制其部族，习用汉法，异时族类虽盛，不过一延州李士彬、环州慕恩耳。为汉有肘腋之助，且使夏人无所连结，策之上也。”神宗异其言，召问方略，以韶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。

蕃部俞龙珂在青唐最大，渭源羌与夏人皆欲羁属之，诸将议先致讨。韶因按边，引数骑直抵其帐，谕其成败，遂留宿。明旦，两种皆遣其豪随以东。久之，龙珂率属十二万口内附，所谓包顺者也。

韶又言：“渭源至秦州，良田不耕者万顷，愿置市易司，颇笼商贾之利，取其赢以治田。”帝从其言，改著作佐郎，仍命韶提举。经略使李师中言：“韶乃欲指占极边弓箭手地耳，又将移市易司于古渭，恐秦州自此益多事，所得不补所亡。”王安石主韶议，为罢师中，以蹇舜卿代，且遣李若愚按实。若愚至，问田所在，韶不能对。舜卿检索，仅得地一顷，既地主有讼，又归之矣。若愚奏其欺，安石又为罢舜卿而命韩缜。缜遂附会实其事，师中、舜卿皆坐谪，而韶为太子中允、秘阁校理。后帅郭逵上韶盗贷市易钱，安石以为不足校，徙逵泾原。

帝志复河、陇，筑古渭为通远军，以韶知军事。五年七月，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，破蒙罗角、抹耳水巴等族。初，羌保险，诸将谋置阵平地，韶曰：“贼不舍险来斗，则我师必徒归。今已入险地，当使险为吾有。”乃径趣抹邦山，压敌军而阵，令曰：“敢言退者斩！”贼乘

高下斗，师小却。韶躬擐甲胄，麾帐下兵逆击之，羌大溃，焚其庐帐而还，洮西大震。会瞎征度洮为之援，余党复集。韶戒别将由竹牛岭路张军声，而潜师越武胜，遇瞎征首领瞎药等，与战破之，遂城武胜，建为镇洮军。进右正言、集贤殿修撰。复击走瞎征，降其部落二万。更名镇洮为熙州，以熙、河、洮、岷、通远为一路，韶以龙图阁待制知熙州。

六年三月，取河州，迁枢密直学士。降羌叛，韶回军击之。瞎征以其间据河州，韶进破河诺木藏城，穿露骨山，南入洮州境，道狭隘，释马徒行，或日至六七。瞎征留其党守河州，自将尾官军，韶力战破走之，河州复平。连拔宕、岷二州，叠、洮羌酋皆以城附。军行五十有四日，涉千八百里，得州五，斩首数千级，获牛、羊、马以万计。进左谏议大夫、端明殿学士。七年，入朝，又加资政殿学士，赐第崇仁坊。

还至兴平，闻景思立败于踏白城，贼围河州，日夜驰至熙。熙方城守，命撤之。选兵得二万，议所向，诸将欲趋河州。韶曰：“贼所以围城者，恃有外援也。今知救至，必设伏待我，且新胜气锐，未可与争。当出其不意，以攻其所恃，此所谓‘批亢捣虚，形格势禁，则自为解’者也。”乃直扣定羌城，破结河族，断夏国通路，进临宁河，分命偏将入南山。瞎征知援绝，拔栅去。

初，思立之覆师也，羌势复炽，朝廷议弃熙河，帝为之吁食，数下诏戒韶持重勿出。及是，帝大喜。韶还熙州，以兵循西山绕出踏白后，焚八千帐，瞎征穷蹙丐降，俘以献。拜韶观文殿学士、礼部侍郎。资政、观文学士，非尝执政而除者，皆自韶始。官其兄弟及两子，前后赐绢八千匹。未几，召为枢密副使。

熙河虽名一路，而实无租入，军食皆仰给他道。转运判官马璘摺官吏细故，韶欲罢璘，王安石右璘，韶始沮，于是与安石异。数以母老乞归，帝语安石勉留之。

安南之役，韶言：“决里、广源之建，臣以为贪虚名而忘实祸，执政乃疑臣为刺讥。方举事之初，臣力争极论，欲宽民力而省财用，但

同列莫肯听，至以熙河事折臣。臣本意不费朝廷而可以至伊吾庐甘，初不欲令熙河作路，河、岷作州也。今与众异论，倘不求退，必致不容。”韶本凿空开边，骤跻政地，乃以勤兵费财归曲朝廷，帝由是不悦，以故罢职知洪州，又坐谢表怨慢，落职知鄂州。元丰二年，还其职，复知洪州。四年，病疽卒，年五十二。赠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襄敏。

韶起孤生，用兵有机略。临出师，召诸将授以指，不复更问，每战必捷。尝夜卧帐中，前部遇敌，矢石已交，呼声震山谷，侍者往往股栗，而韶鼻息自如。在鄂宴客，出家姬奏乐，客张绩醉挽一姬不前，将拥之，姬泣以告。韶徐曰：“本出汝曹娱客，而今失欢如此。”命酌大杯罚之，谈笑如故，人亦服其量。韶交亲多楚人，依韶求仕，乃分属诸将，或杀降羌老弱予以首为功级。韶晚节言动不常，颇若病狂状。既病疽，洞见五脏，盖亦多杀徵云。子十人，厚、寀最显。

厚字处道。少从父兵间，畅习羌事，官累通直郎。元祐弃河、湟，厚上疏陈不可，且诣政事堂言之，不听。绍圣中，用荐者换礼宾副使、干当熙河公事。

会羌酋瞎征、陇拶争国，河州守将王赡与厚同献议复故地。元符元年六月，师出塞。七月，下邈川，降瞎征。九月，次青唐，陇拶出迎，遂定湟、鄯。诏赐陇拶姓名曰赵怀德，进厚东上阁门副使、知湟州。既而他种叛，合兵来攻，厚不能支。朝廷度二州不可守，乃以界怀德，而贬厚右内府率，再贬贺州别驾。

崇宁初，蔡京复开边，还厚前秩，于是羌人多罗巴奉怀德之弟溪谿罗撒谋复国。怀德畏逼，奔河南，种落更挟之以令诸部。朝廷患众羌扇结，命厚安抚洮西，遣内客省使童贯偕往。多罗巴知王师且至，集众以拒。厚声言驻兵而阴戒行，羌备益弛，乃与偏将高永年异道出。多罗巴三子以数万人分据险，厚进击破杀之，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，道遇多罗巴，与俱遁。遂拔湟州。以功进威州团练使、熙河经略安抚。

三年四月，厚帅大军次于滹，命永年将左军循宗水而北，别将张诚将右军出宗谷而南，自将中军趋绥远，期会宗哥川。羌置陈临宗水，倚北山，溪踪罗撒张黄屋，建大旆，乘高指呼，望中军旗鼓争赴之。厚麾游骑登山攻其背，亲帅强弩迎射，羌退走。右军济水击之，大风从东南来，扬沙翳羌目，不得视，遂大败，斩首四千三百余级，俘三千余人。罗撒以一骑驰去，其母龟兹公主与诸酋开郡州降。厚计罗撒必且走青塘，将夜追之，童贯以为不能及，遂止。师下青塘，知罗撒留一宿去，贯始悔之。厚将大军趣廓州，酋落施军令结以众降，遂入廓州。超拜厚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。

明年，罗撒复入寇，永年战死，羌焚大通河桥以叛，新疆大震。厚坐逗留，降郢州防御使。已而赵怀德约降未决，厚以书谕之，怀德即纳款。还厚旧官。入朝，提举醴泉观，卒。赠宁远军节度使，谥曰庄敏。

窠字辅道。好学，工词章。登第，至校书郎。忽若有所睹，遂感心疾，唯好延道流谈丹砂、神仙事。得郑州书生，托左道，自言天神可祈而下，下则声容与人接。因习行其术，才能什七八，须两人共为乃验。外间谨传，浸淫彻禁庭。

徽宗方崇道教，侍晨林灵素自度技不如，愿与之游，拒弗许。户部尚书刘曷，窠外兄也，久以争进绝还往。神降窠家，使因曷以达，窠言其故，神曰：“第往与之言，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后堂谈某事，有之否？”窠惊骇汗洽，不能对，盖所言皆阴中伤人者。乃言之帝，即召。窠风仪既高，又善谈论，应对合上指。帝大喜，约某日即内殿致天神。灵素求与共事，又弗许。或谓灵素，但勿令郑书生偕，窠当立败。即白帝曰：“窠父兄昔在西边，密与夏人谋反国。迟至尊候神，且图不轨。”帝疑焉。及是日，窠与书生至东华门，灵素戒阍卒独听窠入。帝斋洁敬待，越三夕无所闻，乃下窠大理，狱成，弃市，曷窜琼州。

